

最近在整理父母家里的老东西,抱着断舍离的决心去的,结果却好像越整理越多,陷进了一个无底洞:随便一样小东西——便条、书本、旧文具……都可以想起一串前因后果的事。东西和回忆一起扑出来,把人卷进时间的漩涡,很难挣脱。相比之下,大橱里那堆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被和“棉花毯”,反而是最好处理的了——直接送给收废品的工人。

至于或新或旧但是不会再穿的衣服,新村门口以前有个大熊猫形状的旧衣回收箱,这次发现已经升级为一个深蓝色的方方正正的大箱子,实用性强了很多,但还是不够用,大概是因为开春了又逢周末,好多人家里都在做着类似的事吧。

扪心自问,我最近的购物态度已经朝着“如无必要,勿增实体”的方向前进了好多,但是对于既有之物,实在觉得舍起来很难。于是回过头再去考察“断舍离”的观念,发现书是日本作者写的,就难免生出“怪不得”之叹——早就听许多朋友讲过,在日本扔垃圾是颇有难度的一件事,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,每天扔什么都是有讲究的,甚至扔出去的东西都包得清清爽爽。再环顾周围,环境、条件都不一样,难舍也在情理之中了。这么一想,心情也就释然了很多,像是从另一个角度达到了断舍离所希望的乐观与平和,殊途同归。

另外,大概还得有外力的介入和协助吧,反正我看别人理东西好像一点都不

不难。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里面的搬家,一大车纸箱和蛇皮袋就解决了,让人很触动——换了我,大概无论如何会把那个五颜六色的旧沙发带上吧——因为害怕虫子或者嫌别人用过的脏,那沙发我很可能一开始就不去捡,但是好看也是真好看,一旦捡回来用了就不大会再舍弃——你看,我是将心比心地考虑过的。

对了,《后来的我们》真是众说纷纭。撇开票房什么的

不谈,单就电影本身而言,有的看到了前任,有的想的是现任,甚至不同性别的观众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关注点导致不同的理解。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,因为这些质疑给这部作品带来了价值。当然,也有人从根本上提出挑战,说这片子不是电影,而是靠观众的情绪代入体验才完成的超级MV,前来加持的还都是当下歌坛的一时之选。对于这个问题,如果问“元芳,你怎么看”,我想替元芳表示,能够唤起大家的情绪就挺好的,电不电影的标签,爱贴不贴吧。

至于我自己,最触动的画面来自那个居高临下的群租房。来自台北的女文青整了一个关于北漂的故事,这还蛮不容易的。反正我自己看完电影以后,抄近路回家时穿一个小夹弄,看到快递公司的人在分类出货,热火朝天,时近午夜,就觉得他们是这个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就想起以前戏台边上会写的一句话,“座中常有剧中人”。最近小猪佩奇很火,动不动都爱说个“社会人”,我试着置换了一下,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嘛。

2018年1月上旬,一家拍卖公司举办了诗人书画手稿专场,图录编号1-3号是已故诗人商禽的两幅水墨画及一张书法。

两画曾分印于1999年即刻出版社所印《商禽诗全集》中的分辑隔页上,因此心中属意这两图。或许没有人留意到这一点,我在现场竞标,没加几口价就拿下一号拍品。而二号因有商禽的落款及题字“曾经写过影子逃走的诗此图有点仿佛商禽九四年八月”,竞标高出底价一倍,最后也归我供养。商禽的书画作不多,一次能得两帧,亦是异数。

商禽是四川珙县人,15岁时曾在成都被军阀部队拉夫,将他关在一祠堂内一星期。商禽说:“那里堆满了我前未曾一睹的各种书籍,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新文学。《野草》和《繁星》便是在那里所读。”一个月后部队开拔,然一颗新文学的种子埋下,影响商禽一生。他将抵重庆时,竟冒险逃离部队。但始终未断一路又遭到不同部队不断的拉夫、拘囚、逃亡。也许这就是他的命运,20岁的商禽最后随陆军部队从云南经海南到台湾。商

梦或者黎明

——诗人商禽
叶国威

禽曾感叹“回想起来,过往的岁月仿佛都是在拘囚与逃亡中度过。”其实在那动乱的时代,又岂只是他一人的写照呢!

后来商禽便开始发表诗作,由于他的诗独具特色,融入超现实主义、散文式的写作风格,成为台湾散文诗坛的先导者,于台湾新诗诗坛的地位举足轻重。然这些都对商禽的生活无补。于是,他1968年退伍后,曾先后做过码头照看船舱工人、跑过单帮、做私人园丁。1969年应邀赴美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回台湾后还曾为了生计,在永和卖过牛肉面。后来才到《时报周刊》担任主编、副总编辑。

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非常欣赏商禽,译介商禽的诗集《冷藏的火把》。一位当过兵、做过杂役、卖过牛肉面的诗人,他的诗作为何被如此看重?应是他的诗作富有原创精神与前卫特质,且兼具深刻的思想性,俯拾皆可见到他冷峻的自省与悲悯的同

情。

我最初知道商禽是读到他的《长颈鹿》,诗中故事荒诞,想象诡谲。翻阅这诗的写作背景,不得不由衷敬佩这“瞻望岁月”的《长颈鹿》的才情和胆色。

时至2005年的一个端午节的下午,我陪同周梦蝶出席在台北泰顺街的一个活动,没想到商禽、管管、杨昌年都来了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商禽的本尊。由于不认识他,只拿着照相机远远拍了几张他的独照,有没有和他交谈、合影,已随时光疏散而茫茫模糊得不能回忆。不过那天他们各自吟诵了自己的诗作,这倒令我印象深刻。杨昌年还口占了一首七言“怀沙屈子断魂篇,急鼓催船千数年。文苑冷落苦衰世,犹有歌吟薪火传”。写得应节应景。

事隔两年,有一天中午我去找周公吃饭,我问他吃什么,周公说今天想吃牛肉面。我们不走远,就在附近转角的牛肉面店吃。我特别吩咐老板

把面条煮烂一些,牛肉选软一点,结果面是软了,但牛肉则不然,周公没说什么,吃得动的都吃完。回到周公六楼住处,周公突然对我说起商禽在家煮牛肉面请他去吃,牛肉一定炖得烂烂的,非常好吃。因为他曾卖过牛肉面,在永和,叫“风马牛牛肉面”,和他玫瑰城的居室名“风马楼”差一字。又说到商禽的《梦或者黎明》,觉得他的诗很好,可惜绝版了,还问我看过没有。

过了些日子,我再去找周公吃饭聊天,他拿出了一册深绿色装订好的复印件送我,封面毛笔题签“梦或者黎明增订本商禽撰”,内页贴了一纸书法:“琴者禁也,夫子所谓思无邪也。梦蝶病笔。”

另有剪报一则是管管的《蝶读薛涛词别案——贺梦蝶小病飞了》:“……梅花年年都开。诗病就会年年都得。骨骨的。怎能顶得住这满身的梅花。八十多年开了多少花。忘了告诉他把梅花收起来可以做饼充饥。可以斋僧。斋得脚脍……”

今年梅花依旧开得灿烂,可惜周公、商禽早已逝远。

徐檬丹老师与吴君玉先生是一对好夫妻。吴君玉擅长说表,声情并茂,独步曲坛;徐檬丹才气横溢,笔力雄健,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。他们俩相敬如宾,互帮互学,共同为曲艺事业作出成绩。

十年前,吴君玉先生不幸逝世,这给“秤不离砣,公不离婆”的徐檬丹带来了打击,在亲朋好友的劝慰下,她努力走出阴影。几年来,她帮助评弹名家赵开声整理弹词《珍珠塔》,参与曲协副主席吴新伯创作的评话《战马赤兔》。在最近一次研讨会

上,我见到了久违的徐老师,虽然她已经83岁,依然白发童颜、神采奕奕。我对她说,协会经常收到观众来信、来电,大家都很关心她。

徐檬丹感谢大家的问候和关心。她告诉我:吴君玉对她作过评价,这些年来,全凭这几句金玉良言支撑着她的生活。吴君玉对徐檬丹说:“你事业心太强,动手能力太差。”因此,徐老师把加强动手能力作为活到老学到老的目标,现在,生活过得很愉快。

吴君玉对徐檬丹的评价是中肯的。徐檬丹对艺术精益求精,决不粗制滥造。但是,生活中却粗心大意,经常发生笑话。早年,两人新婚燕尔,分居两地。每逢周末,吴君玉必定赶到火车站,迎接从苏州回沪的徐檬丹。某

幸福的徐檬丹

王汝刚

笑作坊

次,吴君玉来到火车站,见到徐檬丹正要上前,却见她转身就走。他左顾右盼,再不见爱妻身影。眼看天色渐暗,他只好打道回府。打开房门,发现妻子正在看《新民晚报》。徐檬丹轻声责问丈夫:“为什么不到火车站接我?”吴君玉一肚子委屈:“我等到现在才回来,你怎么自己先回家了?”徐檬丹说:“今天我在火车站,走来一个老头子,对我笑笑,笑得我汗毛凛凛,吓得我转身就逃。”吴君玉叫苦不迭:“你眼睛太差了,对你笑的人不是老头子,是我呀。”

后来,徐檬丹调到上海评弹团工作。有一次,她乘公交车上班,上车后找个空位坐下,头脑里却在构思一部新作品。这时,车到停站,上来一位男乘客,他文质彬彬,确认没有空位后,遗憾地摇摇头,从口袋里摸出一方白手绢,搭在公交车木质吊杆上,然后,才伸手拉紧吊杆。

突然,公交车急转弯,男乘客站立不稳,人顺势冲前几步,窗外吹来一阵风,白手绢随风飘落在徐檬丹身上。男乘客尴尬极了,他想用手去取手绢,但是,怎么能够随便对一个女人动手动脚呢?他灵机一动,噤起嘴,挤眉弄眼,意在提醒徐檬丹:胸前的白手绢应该物归原主。

哪知徐檬丹是近视眼,朦胧之间发现有人对



转眼已过了立夏,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远。春花也像人生的一段青葱时光,开得灿烂而短暂。春天里,魔都上海变魔术一般,冒出那么多的“花花世界”——庄行菜花节,顾村樱花节,辰山兰花展,新浜牡丹展,大宁郁金香……铺天盖地,密集登场,真让人眼花缭乱。

要说观赏娇艳多情的桃花,南汇桃花节已办了27届,够成熟够具规模,往年我常去。而今年仲春,我却去了被誉为“中国蟠桃之乡”的金山吕巷,走进皇母蟠桃园,感受另一番风光。

那天阳光和煦,蟠桃园里红的粉的桃花悉数盛开,深棕色的树干在花间时隐时现,桃树林下套种的油菜也花黄叶绿,这平面而又立体的田园景象,红

摄影

她做表情,定神一看,原来胸前有块白色纺织品,似乎一下子,她全明白了:只怪出门匆忙,衣冠不整,自己的内衣露了出来,于是,她涨红了脸,低下头把一块白手绢全部塞进自己的外衣……

搞笑的事情无独有偶。徐檬丹整理报纸,发现一张会议通知:上午去剧场参加文化局组织的会议。她暗暗庆幸:现在赶去开会还来得及,急忙出门赶到剧场,有人正在台

七夕会

粉棕黄绿的色彩混搭,直击我的视觉和感官,不禁令我心旌激荡。桃树林中木结构的工字形长廊,可让人遮阳避雨、歇脚观景。有的长廊中间还有出口,任游客进入田埂,与桃花菜花零距离接近。

这蟠桃园的场景简直成了摄影乐园。使着长枪短炮貌似专业的摄影人,摆着架势或俯拍仰拍或近拍远拍。成群结队年过半百的阿姨们,打扮得花枝招展,在镜头前摆着pose忘了年龄。更有拿手机自拍的小姑娘,笑脸贴着桃花“相映红”。当然,我手中的相机也没有闲着,尽管每次拍摄桃花的容姿不一样,但春风一样吹拂,桃花依旧笑着,一年复一年。

上报告,徐檬丹取出笔记本认真记录。半小时后,她才发现,报告的内容完全听不懂。于是,她问邻座:“阿是文化局召开会议?”对方回答:“是纺织局召开会议。”徐檬丹取出通知查看,不禁大笑起来。原来,这是一张去年的开会通知。

现在,徐檬丹除了关心评弹事业外,业余生活也有滋有味。她黎明即起,动手整理庭院,为花卉浇水灌肥,修剪残枝。小庭院

“落雨喽,打烊喽,小巴辣子开会喽,24路电车转弯喽”,这是我儿时听到的老上海童谣。24路电车是一条东南到西北的重要公交线路。现在沪南起点是复兴东路豆市街,沪西起点是长寿新村。旧籍记载:24路无轨电车是1938年9月由英商电车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联合开设的,至今已有整整80年。当时上海无轨电车共开设9条线路,现在对照起来其他8条线路都有很大改变,唯有24路基本未变,只不过沪南的起点从老西门延两站至复兴东路豆市街,沪西起点从长寿路延两站至长寿新村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,我住南市,工作在长寿路,必乘24路。记忆中的电车外形是车色深绿,线条简练的长方形的铁皮装甲,车头有个圆形大灯,铁栅栏车门,乘客上车要使劲往里挤,售票员才能拉住闸门关上,车厢里是横条木座椅,驾驶室与车厢隔开……24路从老西门开出沿复兴中路西行,两旁闪过石库门弄堂和各式商店,过了长城电影院后进入沪上“上角”,夏日,刘海粟先生旧居边的法国梧桐绿荫里蝉声不断,车过复兴公园近陕西南路,左边是“文化广场”,右边红瓦黄墙的法式公寓是陕南村。再沿陕西南路北行过延安中路进入陕西北路,186号高墙内的白色花园别墅是荣氏老宅,再下去的500号是市教育局大院,院内一幢布满藤蔓的建筑就是著名的西摩会堂。一路上阅尽新式里弄,西式洋房老建筑,电车穿过新闸路开入西康路,旧式里弄与工厂混杂,过第二机床厂来到大自鸣钟,西康路、长寿路在此交会,南北两边呈半圆形,南边是人头攒动的西康路菜场,北边是热闹非凡中百四店,一会儿,车到了苏州河边的宜昌路,上海啤酒厂闪入眼帘……

八十年岁月悠长,24路轨迹基本未变,电车经过的沿线面貌时时刷新,原沪南起点站老西门附近的中华路、西藏南路、复兴东路一带开阔的大马路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。中途经过的文化广场过去是名副其实的长条椅、半敞式的广场,现在变成了一个流线型的现代化的大剧院镶嵌在公共绿地中。更令人称道的是原沪西起点长寿路西康路一带经产业结构调整,工厂企业都搬迁了,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开阔整齐的马路和屹立在马路两旁的189购物中心、维多利广场、源达大厦等一幢幢新型商住大厦,尤其得名于长寿路189弄的购物中心有七层高,集购物、餐饮、娱乐于一体,进出人员川流不息,两条马路交会的东北面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长寿健康主题公园,绿树与高楼交相辉映。

我又坐上24路,它从过去的装甲车型的拉闸门车变成座位舒适、行驶平稳,不担心中途会“翘辫子”的新型电车。车从复兴东路驶出,眼前一街一景,一年一变,日新月异。24路,一条电车轨迹,向你诉说着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百年沧桑巨变的故事……

